

# 馮玉祥勾串史達林

王禹廷

## 馮玉祥與西北軍之十七

### 和史達林談判一幕

馮玉祥一方面已明確表示不加入共產黨，同時又要求蘇俄給予一次撥付的大量軍援。這一重大問題，不是蘇俄軍事委員會所能解決，必須由史達林親自裁定。於是經過林顧問和軍委會負責人的洽商安排，由馮玉祥派一通俄語之代表某君（因為他個人政治上的關係，不願透露真實姓名），會見史達林當面談判。那時史達林是俄共書記長，在幕後操持俄政大權，但在政府中沒有擔任職務，不便與馮玉祥面對面的商談，所以才由馮氏派一代表出面，比較適當。史達林輕易不見外客，在和馮的代表見面之前，西方人僅有五個人見過他。東方人見過他的倒比較多，中國人如張國燾、譚平山、鄧演達、陳友仁，都跟史達林見過面。因為史是東方民族問題專家，而他那時正急於向東方輸出「共產革命」，所以喜歡跟東方人晤談，瞭解各方狀況，釐訂進行策略，並充實其研究的資料。

史達林由於過了二十多年的革命流亡生活，養成了晝伏夜動的習慣，每天在晚上九點鐘以後

，才辦公會客。馮玉祥的代表某君，跟他約定晚上十點一刻，由林顧問陪同去，預定談話半小時。這一關係中國政局非常重大的談判，其問答對話如次：

史：「你看中國前途如何？」

某：「我們皆以為北京政府勢在必倒。」

史：「蔣介石北伐，這樣沒有把握的仗，你們以為能勝利麼？」

某：「我們以為這是全國人心中盼望的，必然成功。」

史：「蔣氏能反帝國主義到底，而不與英、美妥協麼？」

某：「惟對日本絕對不能妥協，因為全國人心都是反日的。」

史：「這樣就不徹底了，英、美帝國主義，其力量比日本尤大。」

某：「這是沒有法子的事。中國人對美感情最好，因為它從未對中國作過軍事侵略，也未要過中國的領土。中國人現在對英國是討厭，對日本是仇恨，而且日本尚不肯放棄對中國的侵略。中、日關係是個死結，

任何人都解不開，這把火必然要燃起來的。現在中國人對蘇聯最好，因為它已放棄特權，而以平等之民族對待我們。現在蘇聯已經幫助我們革命，將來還希望幫我們打日本。」

史：「我是研究民族問題的，覺得非經過革命，完全放棄原有意識，而生出新意識之後，兩民族間之仇恨，是不容易解消的。那麼，英、美會不會與日本衝突？」

某：「此一問題，史先生研究得一定比我們清楚。我們讀到史先生的文章，知道帝國主義間雖有矛盾，亦可妥協的。」

談話至此，稍作停頓，再繼續下去。

史：「我想裝備在甘肅的馮玉祥部五萬人。」

某：「如此則只能使馮氏保持甘肅地盤，若幫助他割據一方，固然够了。不過苟欲責成馮氏，使其參加國民革命，出陝西，入河南，而與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會師，則力量尚差得遠。陝西雜牌軍閥，其力量超過十萬人，這須馮氏獨力應付的。北洋軍閥張作霖、吳佩孚合併起來，在河南可增兵到

五十萬。而孫傳芳所部，尙不計算在內。我們與黨軍（國民革命軍）合併起來，與北洋軍閥之對比，爲五比一，如何能濟？何況，我們還要直搗東三省之奉系老巢，屆時是要遭遇到日本關東軍的。」

史：「那麼你們所希望之最大限度，要裝備多少人？」

某：「我們不以內戰之最後勝利爲目標，而以打到東三省，遭遇到日本之關東軍爲目標。關東軍是日軍的精銳，我們單獨的力量，勉強希望能擊敗奉軍，不能有擊敗關東軍的自信。所以希望蘇聯在遠東的紅軍，與我們國民黨合作，做成兩鉗之勢，以鉗住關東軍。紅軍可以按兵不動，只待我們這一鉗迎上去，以與紅軍之另一鉗接合，而企圖把關東軍鉗在裏面。造成此一形勢，則我們解決奉軍時，關東軍必不敢動，故亦不至牽動國際局面。不過兩把鉗的力量，必須平衡，始能鉗得住，尤其我們動的這一面鉗，力量不能太弱。」

史：「你們是不是要求與遠東紅軍，有同等數量的裝備？不過你們若不掣來打日本人，而在中國稱雄起來，則我們不特害了中國，妨礙其革命的推進，而且結果會害了你們自己的。」

某：「不會，絕對不會，我們只要有力量，必然會打日本的。」

此時，坐在一旁的林顧問，也斷然的說了爲馮幫忙的話。史達林的臉上乃露出興奮得意之狀

，而加以倍努力於革命相勉勵。這一關鍵性的談話，至此乃告結束。某君遂先與辭而出，坐在汽車上等候林顧問。十分鐘後，林顧問出來，告訴某君，史達林對於今天談話很滿意，決定對西北軍的援助，較原來的計劃擴大至八倍。他要另費幾天工夫，重新開單與軍事委員會洽商。他也另調新職，不再隨馮氏赴華了。（按，林氏調任列寧軍區司令。）已保薦其好友山古斯基（另譯爲烏斯馬諾夫）繼任他的原職，史達林已同意。希望國民黨的朋友，將來不要忘记他。

求援是馮玉祥訪俄的最大也可說是惟一目的，現在大功告成，自然非常高興。次日下午六時，他在住所設宴款謝林顧問及有關人員。菜餚相當豐富，牛、羊、豬、雞肉及魚蝦俱全，就是沒備煙、酒。其中最珍貴的，要數馮氏親自下廚所手做的烤餅。他烤好一面，要把另一面翻轉來烤，不用手拏，只要鍋子一揚，就給翻了過來。他還頗爲得意對旁觀者笑着說：「你看我向上一抖，真的能抖起來了。」另外一樣馮氏認爲最寶貴的，是由庫倫寄來的北京黃大頭菜，馮氏嗜食此物，萬里外輾轉寄來，自然視爲珍品了。

### 俄援的開始與停止

蘇俄對西北軍援助的武器彈藥，開始於民國十四年。從那年四月到八月的半年間，運到張家口的，計有下列各項：

- 步槍一萬五千枝。
- 手槍九千枝。
- 輕機槍二十七挺。

步槍子彈一千五百萬粒。  
手槍子彈七百五十萬粒。  
機槍子彈七十五萬粒。  
榴彈三萬顆。

以上這些武器，出於俄造的很少，僅有少數步槍（當時譯名叫做水連珠，彈頭可爆炸，殺傷力較日製和我國自製的三八及七九步槍爲大，射程也較遠。）及手榴彈。步槍絕大多數是日製的三八式，機關槍則是法國製的。就是國民黨自行出資採購，俄人也勸請到海參威去買日本產品。其目的在儘量保密，不要使日本發覺俄援的證物，以免發生意外糾葛。拏今天的標準來看，上列那些槍械彈藥，實在微不足道。但在當時的國民黨來說，其價值和作用可就大的多了。我們如一回想，當還記得民國十二、三年間，馮玉祥曾向曹錕請准發給步槍兩千枝，尙要繳納價款十二萬現大洋，才能到手。十三年秋天，直、奉二次戰爭將起之時，馮向吳佩孚要求發給步槍彈一百萬粒，吳連一粒也不給。相形之下，這批初期的俄援就不算少了。何況這是算至十四年八月爲止的數目，以後陸續源源而來，運到張家口和包頭的，我們雖查不出確切數字，但相信比上列數量只會多不會少。這對西北軍的戰力保持與增強，實在關係很大。它在天津，南口及熱、察、晉、綏各地，數面而來的絕對優勢之敵軍環攻之下，能够長久苦撐，除了它訓練精強，團結凝固的精神因素之外，俄援武器所起的作用，實在不容抹煞。

以上說的是初期俄援的情形。等到馮玉祥親

自出馬到莫斯科洽求，獲得史達林同意擴大援助之後，其數字與以前相比，就龐大的很多了。馮玉祥一經離開俄國，俄援武器就大量的跟蹤而至。十五年的秋冬間，運到庫倫的各種武器彈藥，因為轉運不及，又無倉庫可以存放，就大批的堆積在馬路上，（蒙古高原氣候乾燥，冬天雨雪很少，沒有潮濕顧慮。）擺了二里多長，其高如山。計有：

法國造輕重機關槍二千多挺。

步槍二十萬枝。（日造三八式最多，俄造水

連珠次之。）

各種步、機槍子彈二萬萬粒。

各種大砲二百餘門，砲彈一萬餘發。

此外還有國內戰場上尚未用過的鋼甲汽車與坦克車（南口攻防戰中，奉軍雖有這種車輛，但性能差的的多。）數百輛。這批武器，倘能很快的全部運到，把西北軍裝備起來，那它將成爲當時國內的第一強大武力，在國內戰爭中將起更大作用，當是無可置疑的事。

問題就出在沒有完全甚至連三分之一也未運回來。

爲什麼呢？

以前俄援武器，都是由俄國人運到庫倫，再由國民軍用汽車接運到張家口或包頭，路程較近，且有已開闢的道路，運輸起來并不怎麼困難。現在國民軍業已撤駐到甘、陝地區，這批軍火，由庫倫第一步接運到寧夏，要經過數千里廣漠無垠，荒無人煙從未開闢的沙漠戈壁。光只運費一項，據概略的估計就要二百萬元，國民軍那時經

費奇窘，官兵們吃飯穿衣都成爲難以解決的問題，那裏能籌出如許多的運費？而且庫倫所有的運輸工具，包括汽車、駱駝、牛車等等，把它們一律徵集起來，發揮最大的運輸效能，也非一、兩年的時間所能運完。當時西北軍大軍進出陝、豫，正與張作霖、吳佩孚的部隊激烈拚鬥，急需槍彈補給。而國內局勢醞釀變化，這批武器如不及早運回，隨時有被停運的可能。馮玉祥焦急萬分，一度派鹿鍾麟帶領幹員，前赴庫倫督飭搶運，但是限於事實，沒有發生什麼效果。另外他又迭電武漢國民政府，請求迅速援助西北軍的軍費。打算在領到的軍費中，抽出若干，購買大卡車五百輛，前往庫倫，往返趕運，預計以半年的時間，全部運入國境，可惜經費領不到，車輛買不起，時間過的快，大局變的驟，到了十六年六月，蔣總司令介石與馮玉祥徐州會議召開之前，蘇俄就不准把那批存在庫倫的武器提運了。費了許多周折，已經衰熱而要到口的肥鴨子，眼睜睜的看著它給飛掉了。馮玉祥的雄心霸圖，自然也跟著落了空。

### 行囊短絀旅途寒飈

馮玉祥出國時，因爲西北軍經費奇窘，籌不出較多的旅費。他只在邊防公署拿了兩萬元，另由李鳴鐘在其綏遠都統公署和幾個大將的私人積蓄中共湊了五萬元，一共是七萬元，作爲出國旅遊之用。他們在庫倫停了一個多月，已經用去不少。到達莫斯科後，住進蘇俄政府專供外國人旅居的歐洲飯店，開了七個房間，馮氏一人住了

一間有套房的大房子，其他的人或兩人一間，或四人一間，還有擠不下的，晚上只好在馮氏的客廳打地舖睡覺。這間旅館，在當時的莫斯科算是第一流的，其設備也很豪華，房間價格及膳食雜支等費都很昂貴。他們每天要花四、五百元，如果這樣用下去，實在維持不了多久。於是馮氏以身作則，大家都在外面買麵包來吃，以期撙節。（他們在西伯利亞火車中，也不吃車上價昂昂貴的飯，每達到站停車，就下來買食物和開水。這是我們一般人當年在大陸時長途乘火車的習慣。馮等所以如此窮酸，完全是爲了省錢。）這樣一來，不但引起旅館的不滿和干涉，馮氏等人也覺得不好意思。而且對俄交涉，不是短時間能獲結論，如果在旅館裏長住下去，殊難維持。所以只住了一個多月，就在莫斯科附近郊區，一個名叫差里徹維村的農村中，租了一幢房子，遷去居住，自辦伙食，作較久的打算。

馮氏因爲沒有官方身份，到俄後很少有官式的交際。但在僅有的一次宴會中，就鬧了一個不小的笑話。那是蘇俄駐華使館的武官華西洛夫夫婦，於馮氏剛到莫斯科之初，設宴款待。客人是馮玉祥、李鳴鐘、徐謙、劉驥、毛以亨，陪客是林顧問和蘇俄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翁歇立克特夫婦。翁是對西北軍援助的策劃負責者，華西洛夫是當時俄軍中的紅人。這一宴會，是出於林顧問的安排，主要是介紹馮氏與翁歇立克特見面認識，俾便以後的援助交涉。不料在宴會開始時，把氣氛弄的不大愉快。原來馮玉祥與華夫人握手，發現她手上帶着一枚十卡拉的大鑽戒，竟向

她問起價錢來。對方即時表示出不高興的樣子，把局面弄得相當尷尬。馮氏習於儉樸，一向看不慣富豪人家的奢侈享受。每在國內漫言譏評，雖然已經引起某些人的不滿，却也無傷大雅。但在國外求人之際，對人家權要貴婦，竟然發此一問，不管是有心無心，總嫌輕率失態。事後馮氏還說：

「他們月薪最高額為二百二十五元，要買這隻鑽戒，至少要有二十年不吃飯，才能辦到。我看他們的社會主義是假的。」

馮氏出身寒微，一生崇尚節儉，他有許多怪異的行徑，常常使人感覺難堪。

民國初年的北京官場，習氣非常腐敗，酒色徵逐，視以為常。每逢達官貴人的喜慶，大家都要攤「公份」，設公宴及堂會戲，表示賀意。每份動輒現大洋數百元，以那時的物價和幣價與現在的新台幣相比，大概要數萬元甚或十數萬元不等。富衙門無所謂，貧機關就吃不消，形成了一種很大的痛苦負擔。但是習尚如此，誰也沒有辦法矯正。馮玉祥任陸軍檢閱使時，出不起這筆錢，曾在報上大登啟事：「同僚有慶，分別送聯致賀。時勢艱難，不再參加公份。」這跟他賀吳佩孚的生日以清水為壽禮，同樣的令人大煞風景。

有一次，某要角在王府井大街一家大飯莊宴客，每人都叫「條子」。（條子者，妓女也，那時這種陋習很普遍，好像現在的吃花酒。但在政府中人尤其是大官，絕無這種吃花酒的壞習氣。）馮氏却跑到街上，叫了一個討飯的婦人

，來吃酒席，當場出大家的洋相。馮玉祥的類此動作，傳聞很多。最無聊的一次，是在北伐期間，總司令 蔣公到鄭州巡視，劉鎮華（第二集團軍第八方面軍的總指揮，駐防鄭州，馮的總司令部也在鄭州。）設宴歡迎。蔣夫人品嚐黃河鯉魚，讚其味美。劉氏吩咐再加一份，馮玉祥當時表示感慨的說：「一棹酒席的錢，可供貧苦人家一個月的生活之所需，多吃一條魚也窮窮人一家一日之餐。」他說來毫不在乎，在座的人就難免不好意思。這是抗戰期間，劉鎮華寓居陝南城固時，親口對我說的，真實性絕無可疑，你說無聊不無聊？

以後北伐成功，馮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部長，在南京住了一段時期，有很多怪異的行徑，常發些不大中聽的批評，開罪了許多人。

### 黃膺白「規勸」馮玉祥

關於馮玉祥的生活刻苦，除了他家世貧寒，養成他習於儉約以外，馮氏自己還有一套說法。他在出國赴俄時，身上換穿了漂亮的西服，而且還帶了好多套。他對同行的人說：

「這些好衣服，我從來沒有穿過，現在要到外國，就得漂亮一下。在軍中是不能漂亮的，因為下級要學樣，而足以影響其經濟，所以大家生活非與大兵看齊不可。就是軍中不許吸煙，也是怕大兵看樣。他們的伙食是非吃好不可的，否則體格就難期健壯，也就難履行艱苦的任務。但是，一個二等兵月餉僅有六元，伙食一項就需四元，每月規定他們以一元寄回家，留一元添補鞋襪零

用就用光了，（那時軍隊中沒有實物補給，官兵衣食都由各部隊在新餉中扣出籌辦。）倘許他們吸煙，他們就得另打主意，敗壞紀律，兵心就無法安定下來。所以由主帥以身作則，一律不准吸煙，就能嚴格執行。不准聽戲上小館，其原因也是如此，完全為經濟打算。」

後來他由俄回國，統兵北伐，軍中經費的狀況，較在北洋政府時代，尤為艱窘，他又過其一貫的刻苦生活。西北及河南各省，本來就不富裕。偏偏陝、甘各地連年荒旱，人民求生不得，還要出丁、出糧、出錢，供應幾十萬大軍的需索，其窘狀可說到了極點，實非現代人所能想像。馮玉祥置身其中，自睹其情，自然感觸很深。他曾對人說過：「我不是不愛美衣佳食，但全國同胞大多數是飢寒交迫的，我何忍獨自享受。要等到革命成功，同胞們都豐衣足食時，我才會一同享受。」他這種自甘自苦的精神和作風，一般人着實難以做到，一般人也無法深切瞭解，所以便有人說他「矯情、作偽。」他的部將劉汝明對他的生活情況曾有這樣的說法：「有人說，馮氏一生慣於作偽，在人前吃大鍋菜，背地裏吃燉肉燉鷄。在外面穿破棉襖，在裏面穿狐皮背心之類的話。以我跟他幾十年的經驗說，上述的事我從來沒有見過。作做也許是作做，但是一個人幾年如一日，能享受而不享受，不必吃苦而硬要吃苦，那麼假的也就是真的了。」北伐期間，國民政府派在馮處工作過的簡又文，根據他對於馮氏生活的幾年體驗，也說：「如果這是作偽欺人的話，則九百年前說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的北宋名臣范仲淹，當是天字第一號的偽君子假道學了。」

平心而論，馮玉祥自奉節儉，固是美德。提倡節儉，也足稱道。但出之以尖刻的口吻，怪異的舉動，不但不容易得到社會的同情和共鳴，而且會引起反作用，實在是於事無補，不足為訓。他在軍中跟士兵過同樣的生活，吃同樣的飯，穿同樣的衣服，有時也穿學生服或工人裝。十九年失敗下野後，一直過着北方農民的生活，粗茶淡飯，穿一身布質短褲褂（襖），腰間繫一條布帶。這種裝束，在軍中或窮鄉僻壤，自無不可，但如何能登大雅之堂呢？所以他一旦置身都市之中，列位廟堂之上，無不被視為矯情立異的怪物，而與人格格不入了。馮氏性格倔強，雖然有人規勸過，他總是固執已見，不肯接受。一直到了民國二十五年，才給改了過來，穿着正規的呢軍服或長袍馬褂。人們或以為他年事已長，世故漸深，由絢爛而平淡，自動的隨同流俗，其實非也。筆者在抗戰後期，供職重慶，某前輩曾告訴我

說：「民國二十五年初，馮玉祥當了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曾到上海拜望他的好友黃膺白（郭）。黃氏早知他會來，就動腦筋想把他的那種怪習矯治一下。於是請人畫了幾幅人物畫掛在客廳，其中有些衣冠非常整齊，有些服裝特別凌亂。等到馮氏來時，黃故意在內室不出。馮順便觀賞那幾幅畫，心中很覺納悶。稍後黃氏出來，馮於寒暄之後，便問他這幾幅畫的來由。黃對他說：『漢唐盛世，國家一切有規制，文物冠衣，都很講

究，就顯得莊嚴肅穆的一片大國氣象，使人一望便知所尊崇。到了宋、明末季，國勢不振，規制蕩然，一般人自行其是，胡戴帽子亂穿衣，一付凌亂不堪的景象，就格外引人鄙視了。所以服裝的整肅與否，實際是代表國勢隆替的。」黃氏如

此這般的媚媚而談，馮玉祥當時默無一語，心中却深知是黃對他用心良苦的規勸，大為感悟，從此就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了。此事某前輩對我言之鑿鑿，究竟真實性如何，却也無從考證。

（未完）

# 鐵人楊傳廣

龔樹森教授著  
定價台幣肆拾元

本書對我國最傑出的運動員亞洲鐵人楊傳廣的崛起、奮鬥歷程、神祕婚姻、榮譽獎牌等有最詳細的記載，要目：楊傳廣創造世界紀錄的寶貴啟示。由楊傳廣引起的感想。楊傳廣與教練。創造了十項運動世界紀錄。創新紀錄與玻璃纖維膠竿。鐵人的發現和奮鬥的歷程。楊傳廣十項運動成就分析。一生最大的光榮。沒有關頌聲就沒有楊傳廣。楊傳廣的身世與省運崛起。楊傳廣神祕婚姻。一生的榮譽獎牌。楊傳廣歷年重要比賽紀錄表。內容精彩，篇篇可讀。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 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

楊森。李震等著 增訂再版定價肆拾元

閱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及其延年益壽之術，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密切注意，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定價肆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郵票通用）